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二辑

功勋树

杨勇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二辑

功勋树

杨勇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功勋树 / 杨勇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7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063-9054-5

I. ①功…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6306号

功勋树

作者：杨 勇

责任编辑：田小爽 李亚梓

特约编辑：赵 飞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240

字 数：371千

印 张：24.5

版 次：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054-5

定 价：32.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传说那坝上有一棵“镇风神树”	1
第二章	上坝上坝，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8
第三章	让我爱上你，你就是这将军泡子里的鱼	32
第四章	林场竟然来了一个潜伏的	43
第五章	那你可别怪我狠，咱得约法三章	64
第六章	不要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我得走了	82
第七章	打锤怕火花的不是好铁匠	97
第八章	抱一抱啊抱一抱，这做着梦啊就上了花轿	120
第九章	大姑娘没养过孩子不知道哪儿疼	143
第十章	马蹄坑马蹄坑，决战马蹄坑	160
第十一章	那你说就把一辈子葬送在这莽莽荒原了	181
第十二章	好一束美丽的干枝梅	201
第十三章	被沙尘暴欺负跑的新娘子再入洞房	221
第十四章	我特别想让你抱着我	238
第十五章	洞房花烛夜闹得跟战场似的	260
第十六章	你就是我的新郎	283
第十七章	集体婚礼上的风波	305
第十八章	夫妻望火楼	327
第十九章	她解开了外衣露出了红兜肚	347
第二十章	誓师大会	372

第一章

传说那坝上有一棵“镇风神树”

公元 2010 年的一个夏日，塞罕坝^①机械林场蔓延着浓翠欲滴的绿，像一块绿宝石镶嵌在中国北部。在这里，棉花团一样的云朵仿佛就在眼前；滦河源头，清澈的泉水哗啦啦地流淌；黄灿灿的金莲花开成了一片金色的花海；松鼠和一些不知名的鸟兽在林间欢快地与游人捉迷藏……

塞罕坝，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海”，这里是“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珍禽异兽的天堂”。美景如斯，情怀舒畅。而鲜有人知的是塞罕坝巨大的森林生态系统，每年为京津地区净化输送清洁淡水 1.37 亿立方米，释放氧气 54.5 万吨，可供 199.2 万人一年呼吸之用，吸收固化二氧化碳 74.7 万吨，森林资源总价值超过 153 亿元……

林莽绵绵，游人如织。大巴车陆续驶来，各色轿车、越野车纷纷上坝。人们一下车便扑入那绿色汪洋之中。那些从大都市来的游客们，其中不乏很多外国友人，他们置身于这莽莽无际的林海，霎时惊呆了。有的人还醉氧了。有的人惊呼：“哇噻，这飞播造林太壮观了！”

林武强是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一代造林人之一。今天，年逾古稀的他重返坝上，乐观体健。身后紧紧跟随的是青春时尚的孙女林梓桢，她举着相机面带喜悦地不断拍照。

林武强神色凝重地采摘着干枝梅，他听到游人惊呼“飞播造林”，略

^① 塞罕坝：蒙语，意为美丽的高岭。

带惊讶地摇头，继而狡黠地笑了。我也身在其中，我是接受任务来这里体验塞罕坝造林人创业生活的。

此刻，我仿佛看到了林武强心底的秘密……

这塞罕坝，说是叫机械林场，其实不然，那可有故事呢。六十年前，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境内的塞罕坝，曾是“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的高原荒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沙尘暴频袭北京，粒粒黄沙的主要来源地是平均海拔高达1400米的浑善达克沙地。眼前这林海啊，那可是集腋成裘，一棵一棵栽植起来的哟。在这片140万亩营林面积中，因为地质地貌的原因，除了10万亩左右是机械造林，剩下的100多万亩都是人工造林……

这样想着，林武强抱了束干枝梅，走进“塞罕坝英雄纪念林”，放在纪念碑前。“咔嚓”，林梓桢为爷爷拍照，老人似乎突然地定格。

此刻，硕大的夕阳仿佛离人很近，就在眼前一般，似乎伸手便可拉住。它像个大火球一样慢慢西落，红透了壮美河山，红透了林武强那第一代造林人的青春岁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春天，在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坝下燕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这天正在进行一场婚礼。

新郎官宋玉山十字披红，骑着高头大马，一脸喜气抬头看天，晴空朗朗。吹鼓手掌班老乐爷脸红腮鼓地吹起了喇叭，娶亲的队伍抬着花轿，敲敲打打走出山村。

而远在天际似乎阴云袭来，迎亲的队伍沉浸在喜悦中浑然不觉。

离开了娘家村子后，队伍停下了吹打加快了步子，老乐爷抬头看天。太阳光彩竟是昏黄暗红色的，天际出现了大大的黄圈！

老乐爷小跑到新郎宋玉山跟前，还没等他开口说话，就见得突然天色大变，那昏黄黑暗般的风沙已经席卷过来——他们这是遇到特大风沙暴了！

老乐爷大呼：风魔来了——玉山——盯住媳妇！丢了轿子丢了马，可不能丢了人哪——

新郎宋玉山：知道了！老乐爷！

宋玉山旋即打马回头去寻轿。那几个抬轿子的人歪歪扭扭站不稳，风一鼓作气把它给吹翻了。新娘子吴改凤从轿中爬出来，手上揪着的红盖头一下子吹上黄天。

就听得“呼哧哈拉……嘎吱咔嚓”，那轿子硬被狂风吹落山沟，吴改凤惊得挣身四顾，无奈根本抬不起头来，连滚带爬地随风就坡而下。

风吼马嘶，新郎宋玉山打马追人，风沙弥漫令人透不过气来。

风沙呼啸着更大了，那马转来转去，竟也迷了方向。

此时，中国的首都北京城，正是六十年代初期的街景。一辆吉普车迎着沙尘暴艰难地经过天安门，驶进中国林业部大门，哨兵敬礼。车内，鲁世海一脸愁绪似乎要吹去车前的风沙。刘副部长紧急召见林业部国有林场管理局基层处处长鲁世海。鲁世海走进来，与会者认真听着做着记录，俱是满脸肃穆。看来这个会已经开上好长时间了。

刘副部长：世海同志，话不多讲，我把大家紧急叫来，是传达国务院会议精神。我国持续三年自然灾害，又赶上经济建设用材林紧张！京津上游的浑善达克沙地的北侵，六十年后风沙可直逼北京城！周恩来总理对这个现状十分关注。林业部决定在上游风口防风治沙，建设生态绿色屏障！

鲁世海暗忖，随即问道：首长，组织交给我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刘副部长走近了地图，点指着说道：世海同志，问得好，紧急召集你来，必有重任。经过林业部部务会研究，决定派遣你立即前往位于河北围场县北部的坝上地区，对，就是这里。在高原荒漠塞罕坝进行踏查，尽快组建队伍勘察设计，植树造林、涵养水源，把风沙治住！

狂风怕落日。也是在这一天，傍晚的围场县城，风沙天气终于缓和了些。北方林大毕业生林武强背着行李，回到县城里父亲的“远山铁匠铺”，一看，门上锁了。他刚放下行李，邻居大妈送来林家钥匙。

邻居大妈：是强子回来啦！

林武强：哟，大妈你好哇！我毕业了。

邻居大妈边说边给林武强拍打沙土：可好！这是你奶奶留下的钥匙。

林武强接过钥匙说：咱这儿的风还这么大。大妈，那我奶奶呢？

邻居大妈说：她前天就回老家了，说是电影队在你们村放电影呢！

林武强开门进去，放好了行李，少顷出屋，急走在山路上，不时地回望心里寻思着搭个顺路车。还真有一辆胶轮马车顺路赶来，车老板是那位接亲的老乐爷。林武强忙搭讪顺路搭车。大车停下来，林武强道了声谢，就上车了，车上正有那散了架的花轿。林武强不解，看了一眼宋玉山那冰凉面孔，不敢再问。

老乐爷：玉山，她一个大活人，丢不了的。

其实呢，这新娘子也并非是被大风刮跑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听了老乐爷的话，宋玉山脸色缓和了些：唉，怨我，风一起你就让我盯住人，我真是废物啊！

林武强：这是个轿子吧，大爷，你们这是……

老乐爷：唉，我们是接亲的，不怕你笑话哟，大风把媳给吹丢了。你说这风魔，抢了庄稼抢草房，连媳妇也抢啊！

林武强一愣。

宋玉山：老乐爷！别说了！他以襟擦泪，露出里面工作服。

林武强：大哥，你好像是工人吧？

宋玉山：嗯，孟滦林场的。

林武强：好，那咱们还是同行呢。

宋玉山：同行？

林武强：是啊，林大毕业了，也是进林场嘛。

老乐爷：那是，这叫和尚不亲僧帽亲哪！

——驾！大黑马翻蹄亮掌儿，车走快了。

林武强：大爷，这风沙是从哪来？

老乐爷：这个魔呀，住在很高很高的天上，听说是从大肚子布袋和尚那偷来个黄米面袋子，春秋两季，它就抖搂几下，那可就是人间的大风沙啊！

林武强：咱造林啊！

老乐爷：造林？美得你！就是这要人命的黄沙呀，啥也不长！可这风魔，它也有一怕。

林武强：风魔也有怕头哇？

老乐爷：那叫罗锅配大肚，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风魔怕大树！

林武强：卤水是能点豆腐，那风魔它为什么怕大树呢？

宋玉山恨恨地：迷信！老乐爷你说，你说说你见过那镇风神树吗？！

老乐爷不再说话，甩了个脆生生的鞭花，挥鞭打马，胶轮马车一路颠簸前行。

村前空地，夜深沉，正在演着露天电影《林海雪原》，当演到“朔风吹林涛吼，小分队在狂风怒号中前进”时，这看电影的现场突然起大风了。夜里起风沙不多见，起来就特别猛烈，银幕鼓如风帆，电影棚架倒了，砸着了林武强，血涌了出来。慌乱中，奶奶从怀中扯下块白布大襟，给孙子包扎起来。

这时县、公社两级里下来动员工作队进村，原来是接到通知，强制动员群众避风转移。县长杨吉恩也在人群中做工作。

工作队员：乡亲们，走吧，咱这儿是风口，这回这风不比往常啊！

群众里的老爷爷：有啥不一样的！这风不是年年刮嘛，要怕听蝻蝻站叫唤，就不种地啦。不走！

工作队员：这回这风是不一样啊，这回连杨县长都亲自来动员了，快走走吧！

杨吉恩上前拉住老爷爷的手说：老哥，走吧，转移乡亲们，是上级命令，我带大伙进山里凤凰洞避风！

老爷爷：你就是杨县长啊？凤凰洞啊，那行吗？

杨吉恩：行！当年皇上在这儿秋围打猎时，屯过兵！

这时一个队员拉着奶奶走过来，林武强迫过来。

林武强：你们咋能这样强拉呀，我奶奶上了年纪，她走不动！

杨吉恩火了：那你呢，背也得把老人给我背进山洞！

杨吉恩猫下腰背起老太太就走，林武强愣了。

工作队员们终于将大伙说动了，前往围场县城附近的凤凰洞。

这个传说中是凤凰孵窝的地方，正好安排群众在这避风。杨吉恩等人举着火把、马灯，陆续进洞。林武强把奶奶安顿好，就帮着扶老携幼，安排乡亲们。

一时寂静，风在这里是听不到了，少顷人们开始窃窃私语。

一个小女孩问老爷爷：爷爷，那凤凰是在外边飞的，它要个洞有什么用呀？

老爷爷：那凤凰不也得有个家嘛，它也得睡觉，也得孵蛋哪！一句话，奶奶听了神色一惊：糟了！鸡，咱家那孵窝的老母鸡！得让它吃食儿饮水。奶奶回头，发现林武强没在身边。老人不安了，她在人群中挪动起来，往洞口走去。奶奶一个人偷偷出了洞，外面狂风怒号，她半爬半走……

奶奶急忙赶回家中，把老母鸡的笼子打开，看它还在安稳地孵着窝，乐了，她抓来把黄米，用水泡了一下，把碗送进了笼中，鸡大口啄米吃。

奶奶：你呀，真守谱哟，好，我守着你啦！咱不上山洞里跟凤凰欺窝下蛋去啦。老母鸡还跟听懂了似的咯咯了几声。

等她再起身时，风沙已经把门封住了。再看窗子堵得死死的！她又回到门前，门在外边风力压力下，打不开门闩了，老人用尽力气，门闩突然拉开的同时，大风猛烈地扑进来，把老人推倒。她大呼救命，这声音被风吼湮灭了……

次日，天大亮。林武强赶回村子急着找奶奶，直接来到老屋门前。林武强疯狂地扒着沙土，抱出了奶奶，奶奶再也没活过来。林武强的父亲——老铁匠林远山骑马回来了，进门大哭：妈，你怎么……

男男女女的老乡亲们挤了进来，有的哭，有的帮助料理奶奶的后事。一位大婶给老人洗脸，另一位大嫂子给老人开始穿“装老衣服”，布置了简单的灵堂。夜深了，奶奶棺前，爷俩守灵。

林远山：咱们这地方呀，是一年一场风啊，从春刮到冬，让人愁哇！

林武强：爸，都说坝上有棵镇的神树啊？

林远山：那是闲嗑牙儿，那些神话你也信？一灯如豆，林武强悲戚地泪流。

奶奶的新坟前。纸幡飘零，戴孝送殡，下葬祭奠，林武强头上的伤还没好，血浸白纱，一身素裹。他父子二人跪哭，乡亲们也跪了一地。听到了汽车声音，乡亲们回过头。路过这里上坝的林业部处长鲁世海和县长杨吉恩，还有位工程师，默默地下车，看着眼前的场面，他三人沉痛地深深

鞠了一躬。

林武强父子回过头，磕头回礼。鲁世海等人上车，汽车在尘土飞扬中上了坝。继续祭祀，拴在坟边树上的马也仰天长嘶……突然，林武强怒火中烧，拿起送灵车上的斧头，翻身骑上马。乡亲们大惊。

林远山急忙奔过去拦住马头：强子，你要干什么？

林武强：去砍了那棵狗屁神树！

林远山：强子，你别胡来！快拦住他！

谁也拦不住他，林武强骑红马裹黄风，一路上坝了。

坝上，汽车在不平的石头滩上停了下来，杨吉恩、鲁世海和工程师迎着风沙下了车。

杨吉恩：只能到这啦，前面全是石头滩啦，走不了汽车。我安排了人，一会儿送马来。看看吧，这样地方怎会栽活树呢？

鲁世海：一切结论要放在调查研究之后。

鲁世海回头看工程师不见了，看他在一处背风处刨出两棵老树根。鲁世海和杨吉恩围了过去。工程师是留苏专家，他用斧子砍出新的剖面，用放大镜认真地看了半天根基年轮的断面，用钢尺仔细量着圈间宽度，他推了一下眼镜框说：年轮信息和树根解析学已经告诉我，这里气候恶劣，变化无常，是不宜造林的。

鲁世海：高工，你是专家，可是这树根的存在却说明，这里肯定曾经有过树！是不是呀老杨？

杨吉恩：这坝上传说中的神树，据说就在这一带！

鲁世海：神树？有树就行，咱继续寻找……

远处有人骑马，并带着马向这奔来，越走越近，烟尘滚滚……

杨吉恩：正好，林场的人把马送来了！

又起了大风，风沙弥漫中，鲁世海他们失望了，正议论返程。

鲁世海突然大叫一声，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愣住了——居然真有一棵松树，他们向那棵松树奔去。

林武强纵马由缰，苍茫大地狂奔，也发现了这棵松树。下马走到树前。顿时树下风静止了。马舒适地打着响鼻儿，那树身上竟挂着蓝、白色

的哈达，树下有香烛残根。他抱树深思，眼前看到了奶奶之死景象，想到了新郎官宋玉山那流泪的凄凉……他拍打这树干，越拍越气，真的举起了板斧……

匆忙赶到的鲁世海一声吼：住手！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也正好赶到来考察大树。鲁世海从那浸血的孝带子上认出了林武强，这是奶奶死于风沙的大学生。

鲁世海：怎么会是你呀，竟敢砍神树？

林武强：它不配叫神树！

鲁世海：你家遭遇，我听县长说了！它就算不是神树，也不该死在你这的斧子之下吧！

林武强：那好！我要问首长几句话行吗？

鲁世海：可以。

林武强：林业部是国家的有司衙门，县长也是位封疆大吏吧？

杨吉恩：咳咳，这话听着不大顺耳，嗯，是。

鲁世海：嗯，就算是吧。

林武强：那你们为什么治不住风沙？让老百姓苦受煎熬！百姓叫它“镇风神树”，不司其职留它何用？

鲁世海：嗯，那你要什么样的树呢？

林武强：当然是能震慑得住风沙的树！

鲁世海高兴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砍它？

林武强：祥林嫂砍门槛是她不信命了，但这不是我！楚霸王引兵渡河只带上三天口粮，他沉了船，砸了锅，烧了营舍，这是为什么？

鲁世海：破釜沉舟？嗯？这么说，你好像是学林的？

林武强：不错，北方林大本届毕业生。

鲁世海上前握手：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林武强也阳光满面了：大风刮来我要找的人！首长，我叫林武强，本县人。

杨吉恩：老鲁，你看我们围场的人才如何？

鲁世海：老杨啊，不是卧虎藏龙之地，那皇帝能上你这打围呀？

工程师：小伙子，破釜沉舟决心可嘉，神树传说也很美丽，可是，传

说只是人民美好愿望，造林是要建立在科学基础而不是神话的海市蜃楼上。

林武强：老师，这棵树的存在，不就说明了这里曾经是森林吗？

工程师：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留下来的树根。年轮信息说出了这里的立地条件，光照、天气、风沙、降水，但这些因子是个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现在看，在这里造林是有相当难度的。

林武强不服气：是难哪，可是我认为这棵松正说明这里可造林。咱们只要把林造出来，环境也就变。

工程师笑了：林武强同学，这么说有点纸上谈兵吧？造林是要靠人，人是要有生存环境的。再说这是棵孤树，不正说明它的偶然性吗？一个大的政策是不能建立在偶然性基础上的。

林武强：一棵树的偶然，是由必然做基础的！

鲁世海：你说得对，一棵树为木，两棵树是林，三棵树是森，这不怨神树，因为它再神，现在也是一棵树。所以，造林是大工程。

杨吉恩：先别说造林啦，这让老百姓搬迁一下，躲开风沙算是个大问题吗？不算吧，可老百姓他不听话呀，就说你奶奶吧，她要不下山，至于……唉，难哪！

林武强一听又是难字当头，气愤地：什么事全好办了，何必要县长呢？

林武强上马扬鞭而去，看着林武强疾驰的背影，鲁世海思绪万千。杨吉恩也觉刚才的话有些不妥。

其实，也正是这棵被当地人称作“镇风神树”的一棵古松，成为在此地可以造林的现实依据，半个多世纪后，被人们称作“功勋树”！

半年之后，中国林业部召开会议。鲁世海和林业工程师等数人参加。会议结束，大家起身退出，刘副部长把鲁世海叫住。

鲁世海：刘副部长，还有事？

刘副部长：是这样，部领导研究过了，想让你去塞罕坝造林，先让我打个招呼，想让你要当这个场的书记，有什么困难吗？

鲁世海愣了：那个地方……困难……这……还是选能人去吧。

刘副部长：我知道，你爱人身体不大好，还有三个孩子，可是塞罕坝林场党委书记这担子，除了你，哪有合适的人选哪？

鲁世海知道事已至此，领导们肯定是研究过了，旋即表态：我是造林人，在任务面前是没二话的！

刘副部长握住他的手：在高原荒漠塞罕坝上建设全国最大的机械实验林场，说实话，要不是你去，我能睡得着觉吗？你这个“光杆司令”，第一个任务就是在林业部直属的全国各地林校招兵买马。我跟河北地方上也打了招呼，他们表示全力支持！

县城杨吉恩家，杨吉恩在接电话：老鲁哇，你太客气啦，几个月的踏查，咱们已经是战友啦，说这不远了吗？不就是帮你宣传吗？放心，一定配合好你，行，好好，那就这样定了吧。

杨文远回到家刚进门，见爸爸正搁下电话说：爸爸，又要出门呀？

杨吉恩：是林业部号召林校毕业生上塞罕坝造林，让地方官配合宣传，当个说客。

杨文远：这对咱们县是好事。你这县太爷说了话，人家信。去吧，当官真好，游山逛景，免费旅行。

杨吉恩：臭小子，说的是人话吗？你刚退伍回来，在县公安局要好好上班。

北京林学院校园里悬挂着一条大横幅上写着“造林治沙，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鲁世海给毕业生做报告：同学们，咱们国家现在是空前的困难哪，原木的紧张直接影响了基础工业发展，开矿藏用木头，铺铁路用木头，造纸、建筑更不用说了。咱们是学林的，能看着让木材卡住咱经济建设的喉咙口吗？毕业歌上唱，同学们，快行动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建设也如此。同学们有问题我们可以回答的。

学生中马宝女，男人起了个女孩名字，他提问：首长，你的报告让我热血沸腾，新中国的大学生，心怀报国之志，但不知，你也跟我们一同去塞罕坝吗？

鲁世海：我跟你们一样同上塞罕坝。林业部任命我为塞罕坝机械实验林场的首任党委书记。

有个女生：请问党委书记同志，那个地方美吗？

鲁世海暗忖，瞅了杨吉恩一眼说：这位是围场县县长，美不美的他知道。请提问吧！

杨吉恩：各位同学，我是围场县的地方干部，大家想想，皇上打围的地方，能不好吗？啥样？“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一不留神，梅花鹿就撞开了大门哪！

学生中陆续传上来了决心书，而鲁世海面色沉郁，在报名表上悄悄涂去了妹妹鲁冬娃的名字。

北京一处四合院，鲁世海一家正在吃饭，鲁冬娃满脸不高兴地走进来。

沈凤秋小心地：妹妹，你这是跟谁动这么大的气呀？鲁冬娃不理她。

鲁世海暗笑：你嫂子问你呢！没大没小啦！不想说，那就洗手吃饭。

鲁冬娃：吃不下去！跟谁怄气我哥他最清楚。

鲁世海：你是卫校的毕业生，跑去林业大学报名，这是弄虚作假！

鲁冬娃：那么多人参加造林会战，就不允许医生上坝？

鲁世海：你不是学林的！毕业后，好好当医生。

鲁冬娃摔门跑了。

沈凤秋：唉，已经是惯成这样了，你就让她去吧。

鲁世海放下饭碗：去？你不知道那有多艰苦。

鲁冬娃生气地出了四合院，在门口碰巧遇到小学同学路红兵。

路红兵：冬娃，哎哟，谁得罪你这大小姐啦？这模样？

鲁冬娃：烦着呢！

路红兵：你烦什么呀，有在林业部当官的哥哥。

鲁冬娃：你别提他，再提我跟你急！

路红兵：哟，你哥得罪你啦！你看这事闹的，我这还正好，想求你哥给办点事呢！还没张嘴呢，先碰钉子了，这怎么个话说的……

鲁冬娃：在我这走后门呀？

路红兵：也不算是走后门吧，谁让咱是“发小”的街坊呢。

鲁冬娃：别啰唆，说事！

路红兵：是这么回事，听了你哥动员上塞罕坝造林的报告，那可真是男爷们大有作为的天地，我报了名，也批下来了，可没想我妈昨天晚上突然中煤气，住院了，我这不是给她送饭去嘛！

鲁冬娃：那你，你是说去不了啦？

路红兵：塞罕坝我是真想去！可家中又没人替我管我妈。我寻思半天，想跟你哥那请个长假。

鲁冬娃：这事呀……你让我哥怎么办？

路红兵：我晚去些日子，妈妈要真离不开呢，我……我就不去了。

鲁冬娃想了一下，突然眼前一亮，诡异地说：行！这事呀，就这么着吧！我批准了！

县公安局局长办公室，杨文远在等待着局长，局长一看是文远，脸上就阴下来了。杨文远却还高兴地：噢，是不是要发警服啊？

公安局局长：小杨，先不说这个。是这样的，你的调入手续，现在是不能办了。

杨文远：什么？办不了调动？

公安局长：文远同志，你那个调动我们再研究研究。得看看县长的意见。

杨文远：局长，你？我转业安排工作和他没关系。

公安局局长：打了和尚可满寺羞哇！你爸爸突然被免职，他要是高升了呢，那你就能到地区公安处上班，不是比这好多了？

杨文远气昂昂地起身离开。

夜已更深，杨吉恩父子脸色全不好看。

杨文远：真他妈的势利眼！你知道自己往哪调了吗？

杨吉恩：还能往哪呀，要调，就是上调，上去了。

杨文远高兴了：上调，那就是调到承德行署？

杨吉恩：你呀，越想越低了，上哪知道吗？是调到坝上！上调嘛！

杨文远：坝上？那是咱围场县的一个管辖区呀？你犯错误了，降职？

杨吉恩：没降，是平调，新成立了塞罕坝机械实验林场，林业部直

属，处级单位。

杨吉恩：行啊！爸，你革命几十年，就这么给打发了……

杨吉恩：我帮着鲁世海动员学生上坝上造林，嘿嘿，这可倒好，领导还相中我了。

杨文远：对，这么说一点错也没有。你不去，谁去？可你别拉上我。

杨吉恩：我没让你去呀？你想去也不够级别！

杨文远：那你这七品官……

杨吉恩：你还在部队待过，能不能少用封建官场比喻共产党干部？

杨文远：好，好好！爷俩不隔心，那你就高高兴兴地上任吧，场长同志！跟别人唱高调好说，轮到真格要你也上坝上那鬼地方了，你心里不打架？真的就那么情愿？

杨吉恩深深吸了口烟，儿子好像是说到他心中的隐处。

深秋的围场小城街道，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坐着卡车、拖拉机，打着“承德农专”“张家口农专”“北京林大”“东北林学院”“北京林学院”等院校旗号的众多大学生的队伍陆续地齐聚县城。林武强下了车就以主人姿态到鲁世海那领工作任务。

林武强：鲁书记，我来啦！

鲁世海：正好！你来报到，是“主”“客”一肩挑哇！你配合各地的带队安置好同学们！人数落实到学校，住房领到驻地。

林武强应了声是，融入接站的队伍中。帮助各队清点人员，领到接待点上，当清点到北京林学院时，在名单上少了一个叫作路红兵的大学生。

林武强：路红兵，路红兵！哎，你们带队的呢？

带队学生：路红兵他来了，方才说去方便一下，有半小时了。

另一同学：没错，这爷们儿啊，我跟他同去着，他嫌这的厕所墙头太矮，男女全能看到人头，他跑城外找地方去了。大家哄笑。

林武强：大家别笑了，我们这穷啊，可能大家有些不便，同学们，我是本县人，北京林大毕业的，叫林武强，大伙有什么让我办的事呢，只管言语！

同学中有人鼓起了掌……